

□夜话系列

黑蝶

袁乃珊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夜话系列

黑 蝶

袁乃珊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夜话系列

黑 蝶

袁乃珊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10.375 印张 223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8.00 元
ISBN7-80611-095-X/J. 076

黑 蝶

第一章 紧急情况

局长孟超：“猫头鹰、响尾蛇和虎皮鲨

上了 X 次特快……”

1

X 次特快在 M 站停两分钟，侦察员黄一鹤下车观察上上下下的旅客，列车快要启动的时候，车站派出所所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塞给他一封信，说：“紧急情况！”

黄一鹤跳上列车，到软卧，看信。

一鹤：

一小时前，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一个匿名男人打来的。他刚说了一句：“猫头鹰上了 X 次特快。”就把电话挂断。五十分钟前，我又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还是那个男人打来的，他说：“响尾蛇上了 X 次特快。”

二十七分钟前，我又接到了那个男人打来的电话：“虎皮鲨上了 X 次特快！”

我估计 X 次特快要出现恶性案件，我命令你在侦破 X 次特快线走私集团的同时，逮捕猫头鹰、响尾蛇和虎皮鲨！

局长 孟超

2

黄一鹤先观察软卧。软卧乘客是列车上的“贵族”。黄一鹤并不因为他们是“贵族”而不查他们。在黄一鹤的破案生涯中，“贵族”罪犯，多是大案首犯，所以黄一鹤不但查他们而且重点查他们。他们中间在十八里坡、龙池和小营上车的，黄一鹤特别注意。因为这次特快一小时前在十八里坡停车，五十分钟前在龙池停车，二十七分钟前在小营停车。这三个车站原来都不是特快列车停车站，去年这三个地方成了旅游胜地，中外游客纷纷要求特快停车，这三个慢车停车站才变成了快车停车站。

黄一鹤进入一号软卧。一号软卧的四位旅客是 P 电视台的，有导演、副导演、编剧和摄像。黄一鹤一进去，导演就喊了一声：“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当我这个戏里的主角再合适没有了！我找了大半个中国也没找到你这种气质的，你太象侦察员了！跟我拍电视剧去吧！我这个戏叫《潜 235 行动》，侦破的！”

摄像的操起录像机就抢了个镜头。编剧乐了：“你——

和我想的一样！”副导演年轻，歪着头说：“哥们，签合同吧！”

黄一鹤笑了笑说：“诸位，我已经上别的戏了！请出示车票！”

这几位都是六小时前上的车。黄一鹤不怀疑他们。

黄一鹤进入二号软卧。二号软卧中的四位旅客都是地质队员。软卧，对他们来说太奢侈了，过去他们都是在硬座上“熬”，可是今天他们非坐软卧不行，因为他们带了一袋钻石样品，价值七亿美元！

黄一鹤觉得身上又加了副担子，心想：“没准儿盗窃集团已经得到了这袋钻石样品的情报，已经策划好了如何作案！”

黄一鹤进入三号软卧，软卧中只有两位旅客，一位是西德貂皮商，一位是他的女友，法国时装模特，两个人都穿得很少很少，少到不能再少。他们冷冷地把车票牌给黄一鹤看，黄一鹤看床上乱七八糟，知道冲断了他们的浪漫云雨。他们对黄一鹤冷冰冰，可是黄一鹤并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考虑这皮货商会不会是猫头鹰、响尾蛇和虎皮鲨的目标。

第四号软卧车厢只有一位旅客。他是中药个体户，贩卖贵重中药，随身携带的中药大约价值五十万元左右，不包软卧他不放心。可软卧不是给他这类角色准备的，看来他在车站上托了人花了钱。他很欢迎黄一鹤。他指望着黄一鹤保护，黄一鹤也在考虑他会不会是猫头鹰、响尾蛇、虎皮鲨的目标。黄一鹤最近看了些典型案例，发现腰缠万贯

的个体户有些和犯罪集团有联系。因此，黄一鹤估计这个中药商知道些情况。黄一鹤问：“常走这条线吧？”

“是的。”

“这条线上明道的、暗道的人物都认识几个吧？”

“瞧您说的，我只是做中药生意……”

“别紧张，我不怀疑你。告诉我，发现暗道上的人物了吗？”

“跟您说实话，没有。”

“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

黄一鹤进入五号软卧。五号软卧里只有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台胞。这次回乡省亲，他带了五十万美元，是献给他老母亲的。可是他没见到老母亲，连骨灰盒也没见到，他寒了心。他想周济一下侄男侄女，又一想，他这五十万美元是四十年心血换来防老的，侄男侄女指望不上；索性一毛不拔，全带回去。他心情不好。黄一鹤和他交谈了几句，他感到这位穿警服的真正关心他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心里才觉得有点热乎了。

黄一鹤进入第六号软卧。六号软卧里的四位旅客是某核电站的四位高级工程师，在旅途中他们还围着图纸G33MC争论。黄一鹤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又加重了许多。

黄一鹤进入第七号软卧。一进软卧，黄一鹤就发现四壁和顶部都是彩色照片，连起来是一幅岩画。四位旅客正在研究这幅岩画照片，他们是考古队的四位权威。这幅岩画，是表现原始社会后期“生殖崇拜”主题的大型岩画。画

面上满布大小不等作出舞蹈状的数百名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有男有女，特征鲜明。他们或站或卧，或衣或裸，大者过于真人，小者仅有十余厘米。不少男像，清楚显示生殖器，甚至表现交媾的动作，而女像几乎均为裸体，她们大都以舞蹈状或叠压在男像身上或与男像显示出一种性媾形象。

黄一鹤意识到这幅岩画的重大科学价值。他和这四位权威交谈了几句，这四位权威告诉他：“这是刚刚发现的大型岩画。这一发现，对于进行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与宗教、原始舞蹈、原始雕刻艺术及当地古代民族史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还告诉他，“我们带着‘发现报告’……”

黄一鹤觉得身上的担子再次加重了。这一大型岩画是稀世珍宝，是文物盗窃集团的重要目标！

黄一鹤进入第八号软卧。软卧中一位高级干部在强打精神研究材料。他一见黄一鹤，将材料装入黑文件包。黄一鹤出示自己的工作证，那位高级干部才说：“那就请多关照了。”

黄一鹤走出这间软卧，觉得身上又加了一付担子，他要保护这位高级干部的安全。一般来说，办案的高级干部，比较危险，在火车上出事的也比较多。

黄一鹤进入第九号软卧。软卧中的四位旅客都是高级气功师，黄一鹤和他们谈了几句之后，灵机一动，问：“哪一位能感知乘客思维？”四位气功师都摇头。他们说，他们的功法主要是用来治癌症的。

黄一鹤进入第十号软卧。十号软卧的乘客是四位女侦探小说作家。她们刚从渔岛笔会回来。她们正在谈形形色色的案件。一见黄一鹤进来，四位中最丑的一个说：“瞧，我们的‘神’来了！给我们讲几个列车上的案子怎么样？”

黄一鹤和她们聊了几句，最后说：“如果命运安排得巧妙，在这次列车到达终点前三十分钟，我给你们讲一个案件。”

观察完十间软卧，黄一鹤没发现软卧乘客中有一小时前、五十分钟前和二十七分钟前从三个旅游胜地车站上车的。看来他们之中没有猫头鹰、响尾蛇，也没有虎皮鲨。但是乘客中有些可能是犯罪分子作案的对象。黄一鹤设想，如果猫头鹰、响尾蛇和虎皮鲨是为几十万美元和昂贵的药材而来的话，三号软卧的西德皮货商、四号软卧的中药材个体户、五号软卧的老台胞有危险；如果是为了钻石样品而来，那二号软卧的四位地质队员有危险；如果为盗稀世大型岩画的发现报告而来的话，那七号软卧的四位考古权威有危险；如果是为窃取机密材料而来，那八号软卧的四位高级工程师有危险。

黄一鹤到软卧观察是为发现线索。他什么线索也没发现，倒发现了这么多需要特别保护的人，不由皱起了眉头。

第二章 可疑乘客

黄一鹤观察从龙池、十八里坡和小营三站上车的可疑乘客……

黄一鹤过了餐厅进入硬卧九车厢，九车厢在十八里坡站上车的是日本的一个旅游团，十九人。黄一鹤观察，没发现其中有什么可疑的人。这个旅游团都是中学生，团长才十五岁。黄一鹤很难把他们和猫头鹰、响尾蛇和虎皮鲨联系起来。这个旅游团很活跃，唱啊、说啊、跳啊，连吃饭的时候都不闲着。车厢里到处都是他们的笑声。这个旅游团的团长见黄一鹤走来，笑着问：“警官先生，是不是我们的说笑声太大了？”黄一鹤说：“是的，小姐。你看，有的乘客很累，他们想休息了。”“啊，对不起。”说完，给她的同伴们打了个手势。车厢里安静了。

黄一鹤穿过九号硬卧，进入八号硬卧。

八号硬卧在龙池站上了九个人，是一个曲艺团的。他们在龙池演出刚刚结束，一个个精疲力尽，舞台上那个精神劲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黄一鹤观察他们，他们之中只有唱京韵大鼓的女演员长得顺眼，其余都长得怪里怪气。黄一鹤看那个瘦长的相声演员象响尾蛇，看那个粗短身材的京东大鼓演员象虎皮鲨，看那个阴沉沉的团长象猫头鹰。

黄一鹤跟那个猫头鹰似的团长聊了几句。

“你们这个团叫什么名字？”

“同仁曲艺团。”

“走穴？”

“是的。”

“上车前又吸收了几位入伙吧？”

“嗨，您说反了，上车前散了十九个！曲艺不景气呀，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的欣赏趣味也变了，宁肯看模特表演，也不看我们，当然我们这几位的长相，也有点对不起观众……”

“别泄气，往前闯吧，也许那十九个还会找你！”

“看那三位了吗？他们过三站就下车，不干了！”黄一鹤看那三位，一位是漂亮的京韵大鼓演员，一位是“响尾蛇”似的相声演员，一位是“虎皮鲨”似的京东大鼓演员。

黄一鹤突然觉得这些人物不那么单纯，于是多了个心眼：“这三位是不是还有第二职业、第三职业？是不是和别的单位挂着钩？”

“难说。不过，他们联系人不少，三教九流都交。”

黄一鹤觉得应该注意这几个人物，他们若真是“响尾蛇”“虎皮鲨”，曲艺团倒是个很好的藏身之地。

黄一鹤穿过八号硬卧，进入七号硬卧。七号硬卧从小营上来三位乘客，一位长着黑黑的卷发，厚厚的嘴唇、黑黑的面孔，穿着雪白的西装，香水味很浓，一上车就和乘务员说，如果软卧有空铺，请通知他。他说他是 MC 研究所研究生物工程的副教授，给黄一鹤的印象却象是西方侦探片中的职业杀手。黄一鹤告诫自己：“可别因为他的相貌象职业杀手，就把他和‘虎皮鲨’联系起来。”想到这里，他又告诫自己，“虎皮鲨”究竟是什么人物还很难说，不要先把他看成职业杀手。

侦查对黄一鹤来说，只知道罪犯的绰号就开始的案子不少，困难是相当大的，失误也不少，所以黄一鹤总是提

醒自己、告诫自己，不要先有固定想法，以免走弯路。现在主要得寻找从龙池、十八里坡和小营三站上车的可疑人。这位副教授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可疑，只是他的身份和他的相貌不那么谐调。他要求去软卧这是合身份的，可这一点也使黄一鹤想到软卧中的其它人物。假如这位副教授进入软卧，而紧接着就出现可疑情况，那这位副教授就值得注意了。黄一鹤给乘务员陈娜打了个招呼：“先不要给他联系软卧。”

从小营上车的第二位乘客是位女士，自称是某编辑部的诗歌编辑，可是黄一鹤却从她那特殊的眼神看出她是做“性爱”买卖的女人。她也向乘务员陈娜提出要联系软卧。陈娜请她耐心等待。这位“编辑”向软卧车厢走去，她要自己联系。她走路的姿态很特别，使黄一鹤联想到蛇——响尾蛇。

从小营上车的第三位乘客是戴墨镜的瘦高个子，穿一身运动服，走路懒懒散散，一晃一晃的。他的形象不太好看，象猫头鹰。

黄一鹤跟他聊了几句：“成绩怎么样？”

“成绩？你说什么成绩？”

“我看您是兰球队员。”

“哪里。我是采购员，我是特殊体型，买不到合适的衣服，到省运动队搞了一套处理的。”

“采购什么？”

“貂皮。”

黄一鹤一听貂皮，和软卧车厢那个西德皮货商联系起

来了。

“我看你累了，休息吧。”

采购员就这样，成天跟睡不醒似的。说着说着，右眼睁不开了，和夜里的猫头鹰似的。

2

黄一鹤进硬席车厢观察。

在第六硬席车厢，黄一鹤发现从龙池车站上来一个“功夫班子”。这个功夫班子的班头是一位“剑客”，四十岁，自称是峨眉第七剑。他手下有“棍客”“刀客”“魔术师”“硬气功师”等九人。黄一鹤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可疑之处，可是，这些人也有可能是有真功夫的职业刺客。黄一鹤觉得不能不防。特别是那个魔术师，他在车厢里很活跃，不断表演节目，看那样子他还有巡回演出的计划。假如他进入软卧车厢，对某些东西感兴趣，变起“魔术”来，使一号软卧里的摄像机、二号软卧里的钻石样品、三号软卧里的巨额马克不翼而飞，那就够黄一鹤忙活的；假如他把七号软卧的生殖崇拜岩画发现报告和六号软卧的核电站图纸偷走，那就成了大案！可是，这位魔术师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十八岁姑娘，两只善良的大眼睛向全世界微笑，黄一鹤怎么也不能把她和猫头鹰、响尾蛇和虎皮鲨联系起来。

黄一鹤一面观察一面思索，不提防那个女魔术师走到他面前，说：“同志，我的小鸽子飞到你怀里了，请你把他掏出来，好吗？”

黄一鹤下意识地一摸怀里，果然有一只雪白的小鸽子，

全车厢都喝起采来！黄一鹤也乐了，他看着女魔术师说：“你真厉害！能变走我的枪吗？”那女魔术师说：“我正要还你呢！”说着一扔小鸽子，小鸽子不见了，女魔术师手里出现一支手枪。全车厢掌声雷动。女魔术师说：“同志，你方才精神不集中，不然的话，我的魔术不会成功！”

好厉害的魔术，黄一鹤不由得多看了女魔术师两眼。

黄一鹤进入第五硬座车厢。黄一鹤发现从十八里坡上来九个卖艺术品的姑娘。她们的穿着打扮也很艺术，象时装模特。她们卖的大都是微型民间艺术品，如剪纸、泥塑、木雕、画扇，也有的卖鸡血石、雨花石、珍珠。遇见特殊客人，她们也卖文物。她们见了黄一鹤，都讨好地向他微笑。黄一鹤很注意观察她们，观察她们除了做这些买卖之外，还做什么别的的买卖。黄一鹤问了问乘务员：“这些人上车后想干什么？”

乘务员告诉他：“她们想到餐厅，让外国游客、港台同胞和华侨买她们的东西。”

“她们想不到软卧做买卖吗？”

“想，我没答应。”

黄一鹤进入第四硬席车厢。这节车厢从龙池上了三十多位乘客。这些乘客中，有自带行李，服饰简朴的香港下层人物旅游团。他们穷，住不起旅馆、坐不起卧铺，但是他们很活跃，什么地方都去，而且活动能量很大。黄一鹤曾得到过一个情报，说这些穷旅游者成份相当复杂，其中有犯罪分子。香港黑社会分子到大陆作案，有时也和这些穷旅游者混在一起。这些穷旅游者在中国大陆处处受到照

顾，黑社会分子也跟着沾了光。但是这些穷旅游者正义感很强，一旦发现同行者中有香港黑社会人物就向大陆公安局报告，有的还因此作出很大牺牲。黄一鹤观察他们，想看看他们之中有没有可疑的人。他发现他们之中有一个沉默的人，总是看窗户，于是走到他面前，说：“先生，请把您的提包打开，我要检查一下。”

那个沉默的人看了黄一鹤一眼，然后从行李架上取下黑提包，打开，让黄一鹤检查。黄一鹤从避孕套里发现小袋装的海洛因。那个沉默的人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了：“天哪！这是谁放到我这里的！先生，我……”

黄一鹤继续观察，发现他们之中一位女士神色惊慌，便走到她面前，请她把手提包打开。这位女士哆哆嗦嗦打开手提包。黄一鹤翻了翻，发现一个苏东坡使用过的砚。这位女士脸色蜡黄，说：“先生，我这是从文物商店买的，不慎将发货票丢了，回去请商店重开，要花许多车费，而且要离开我们团体，所以……”

黄一鹤进入第三硬座车厢。这节车厢从小营上来一批旅游者，大约六十多人，占了半个车厢。黄一鹤观察，这六十多人都是结伴旅游的大学生。他们正在高谈阔论，没有注意到黄一鹤在观察他们。

黄一鹤没发现他们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向第二硬席车厢走去。第二硬席车厢，挤满了跑单帮的低级个体户。黄一鹤知道目前个体户有一部分是劳改释放犯，虽然为数很少，而且绝大部分都已重新做人，但仍有一小撮重新作案的，对他们不能掉以轻心。黄一鹤观察他们。他们也在观

察黄一鹤，怕黄一鹤找他们麻烦。

黄一鹤发现一个眼神凶狠的黑大汉，不由得和虎皮鲨联系起来。他走上前去，请他打开他的包。

黑大汉一言不发打开包，包里装的都是羚羊角。

黄一鹤问：“哪搞来的？”

“山里，我在那插过队！”

“你会打猎？”

“会。”

“有枪吗？”

“有过，送给房东了。”

黄一鹤不再怀疑他。他看出，他是个“老知青”，离开插队的地方起码有七八年了，说话还是“老知青”调。这是吃过大苦的人，黄一鹤很同情他。

乘务员陈娜走到黄一鹤身边，低声说：“八号软卧出事了！”

第三章 打草惊蛇

欧宜蓉说：“那个中年男人在十一号座上就餐，可是他的相貌我记不清了……”

1

黄一鹤随陈娜来到八号软卧。

列车长严冬和软卧列车员江玲都在八号软卧。那位高级干部躺在床上，已经停止呼吸。黄一鹤检查他的随身

物品，发现文件夹不见了。死亡的原因，黄一鹤推测是毒气弹致死。联系死者中毒气弹前疲惫不堪的神态，黄一鹤推测他可能服用了麻醉药。

列车长说：“黄一鹤同志，需要如何配合，请说话。”

黄一鹤说：“现在需要排个死者从上车到现在的活动时间表，您和江玲说，我排。”

列车长说：“死者叫陈钟，是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十二点三十五分由地委书记赵石山和纪检书记谢景林把他送到站，我和江玲把他接上车的。开车后，我和他谈几句，就劝他休息了。”

黄一鹤问：“陈老的文件包里装的是什么？”

“案卷。”

“什么案卷？涉及什么案子？”

“不知道。”

“您接着说吧。”

“我离开陈钟同志后，都是江玲照顾他，下面的事让她说吧。”

江玲说：“陈钟同志上车后，工作两小时。这期间我送过一次茶，一次热手巾。十五点三十五分，陈钟同志到餐车用饭，我锁上了他的门。十六点他从餐车回来，我发现他睁不开眼。我问：‘喝酒了？’他笑了笑说：‘喝了二两茅台。’我给他开了门，劝他休息，他却拿出了文件包准备工作。在这之后，我看你进去和他说了几句话。”

黄一鹤继续问：“吃饭这段时间有人进八号软卧吗？”

“没有。”